

國父思想精義

周初分

國父革命思想之基礎，係繼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正統之思想而發揚光大。我研讀國父遺教，深深體會國父最能代表中華文化之精髓者，一是順性命之理，求大道之行，終身不憂不惑不懼。一是審古今之變，度時措之宜，對救國救世之理論與實際，全面兼顧而允執厥中。

國父終身用其力於仁者。猶若老子所謂「以百姓之心爲心」，墨子所謂「以治天下爲事者也。」國父自述「生於晚世，目不得親堯舜之風，先王之化，心傷黷虜苛殘，生民憔悴，遂甘赴湯火，不讓當仁。」當「糾合英雄，建旗倡義」，乃志在「驅除殘（暴）賊，再造中華……使萬姓昭蘇，庶物昌運。」謹以國父最喜書寫禮運大同篇而言（今尚有墨寶遺留），吾人即可見其平生志抱「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本「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故「上李鴻章書」着眼於：「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國父手訂之「建國大綱」，開宗明義：「建設之首要在民生，對於全國人民之食衣住行四大需要，政府當與人民協力共謀農業之發展，以足民食。共謀織造之發展，以裕民衣。建築大計劃之各式屋舍，以樂民居。修治道路運河，以利民行」。而由「以建民國」以進于世界大同之最高蘄嚮與最終目的，則爲懷抱「天下爲公」者必然之歸宿。此種民本主義與大同思想，實爲中華文化所固有，而爲國父所繼承與發揚者。

國父「自乙酉（一八八五）中法戰敗之年，始決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初曾一度寄萬一希望于李鴻章，蓋深知革命爲不得已之非常手段，應盡可能避免。及詳察滿清政權之本質與一班在朝人物，絕無溫和革新之望，又值列強暗藏禍心，人爲刀俎之際，並認爲非推翻滿清，建立民國，實不足以救亡圖存。而此志既決，則以天下爲己任，直下承當，只問事之是否當爲，不問是否爲己力之所能逮，與其事之能否及身而成，一往直前，無所餽懼。計自一八八五至一九二五，國父之盡瘁革命，四十年如一日。其所歷之艱險挫折與備受世人白眼，幾非語言文字所能形容。據國父自述：「當初次革命之失敗也，舉國輿論莫不目予輩爲亂臣賊子，大逆不道，咒詛漫罵之聲不絕於耳。吾人足跡所至，凡認識者，幾視爲毒蛇猛獸，而莫敢與吾人交游。」當第十次失敗之前，國父本擬遍遊南洋英荷各屬籌款，「乃荷屬則拒絕不許予往，而英屬及暹羅亦先後遂予出境，如是則東亞大陸之廣，南洋島嶼之多，竟無一寸爲予立足之地。」（按國父在日在越之被驅逐已不止一次，一度滬港亦被拒登陸。）他若倫敦蒙難

與陳炯明之叛變，皆瀕于九死一生。以視孔子之栖皇列國，譏於沮溺，厄于陳蔡與遭難于桓魋者，實有過之而無不及。苟吾人置身當時，視國父之以一身與滿清抗，而到處鼓吹革命，直欲以道易天下，其不視為妄人與「大炮」也幾希。然國父豈無愛于其身家也，豈視天下事為易與也，豈欲以此欺世而盜名也，國父之「所以出萬死一生之計」者，蓋欲「拯斯民于水火之中，而扶華夏于分崩之際也。」「其所以百折不回者，不過欲有以振起既死之人心，昭蘇將盡之國魂，期有繼我而起者成之耳。」此種發于己飢已溺的一往直前之義氣，正如孟子所謂：「其為氣也，至大至剛。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是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國父嘗云：「事有順乎天理，應乎人情，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為先知先覺所決志行之，則斷無不成者也。」此其見理之明，信道之篤，行仁之勇，亦即基于「得人心之所同然」，可「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故「雖千萬人吾往矣。」國父據其所精研之醫理（生理病理及治療方法）觀察人群需要，最基本者為「保」、「養」二事，由此演進發展，進而研獲人類生存過程之三大問題，即由個體之「保」演成「民權問題」，由群體之「保」演成「民族問題」，與夫由個體與群體之「養」演成「民生問題」。此即人類社會之生理現象。而由此三大問題演成爲三大不平，以致釀成「政治革命」、「民族戰爭」與「經濟革命」，則爲人類社會之病理現象。國父乃創立三民主義以打破此三大不平，解決此三大問題，即爲針對人類社會生理與病理之治療方法。

國父認爲合乎人類生存進化之大道，乃係互助合作而非弱肉強食；故謂「人人以服務爲目的，而不以奪取爲目的」；「社會上大多數經濟利益相調和，不是社會上大多數經濟利益相衝突。」國父本此批評達爾文學說不適於人類社會，馬克斯僅只一社會病理學家，並明指「社會國家爲互助之體，仁義道德爲互助之用」。復言「天之生人，雖有聰明才力之平等，但人心則必欲使之平等，斯爲道德上之最高目的。」而此道德上之最高目的之表現于互助者，則爲「聰明才力愈大者，當盡其力而服千萬人之務，造千萬人之福。聰明才力略小者，當盡其能力，以服千百人之務，造千百人之福。至於全無聰明才力者，亦當盡一己之能力，以服一人之務，造一人之福。」

國父鑒於「中國事向來之不振，非坐於不能行，實坐於不能知。及其既知之而又不能行，則誤於以知爲易，以行爲難。使能證明知非易而行非難，使中國人無所畏而樂於行，則中國事大可爲矣。」乃列舉十種淺顯事例以證明「知難行易」之學說（知指科學真知，難易是兩者比較而言）。並將人類進化過程，分爲三大階段（時期）：一由草昧進文明，爲不知而行。二是文明漸進

，爲行而後知。三是近代科學發達，爲知而後行。國父更從歷史事實證明「不知亦能行，能知必能行。」以勉國人。而此服務（互助）人生觀與知難行易學說，則皆爲實行主義之心理建設。亦皆原于「仁」心之無所不運，故處處天心呈露，非自誠而明，即由明而誠。

國父認爲「革命基礎在於高深之學問」，雖在顛沛流亡或軍書旁午之際，未嘗廢學。革命黨人邵元冲請問國父「所治之學爲何」？國父答乃以「革命之學」。「革命之目的在救人」，故革命之學即救人之學。凡有助於救人之書籍，國父無不博覽，凡有關救世之務，國父則莫不垂察也。國父之「學不厭，教（宣傳鼓吹）不倦，與「博學而無所成名」（不名一家）大致與孔子相若。惟其符合現代潮流與科學原理，國父對人類智識經驗故能「擇別取舍，惟其最宜」，無所盲從，無所排拒。因其自成博大無比之思想系統，以全概偏，而自身不偏；包容事物，復超越事物。故其對一切學術思想與政教制度，無論東方西方，古代現代，皆盡見聞之所能及，無善不納，無美不包。國父之三民主義方能吸收美法革命，德意民族運動，與西方產業革命後之社會思潮，合民主主義、民族主義、社會主義之精華，加以有機之統一與化合，並融注中國固有之文化與其獨創之見解，而完成一解決人類三大問題之偉大發明。因此三民主義就實質言，已成中國獨有或國父「治國平天下」之完美主義。非如後人明知不可分割而任意分割者，例如持英美論之接受民權主義，實際轉化爲資本家之民主主義；持德日論之接受民族主義，實際轉化爲法西斯之國家主義；崇俄派之接受民主主義，實際轉化爲布爾塞維克之暴力主義。總之，彼輩一旦失其生命與靈魂，自難認解三民主義之全貌與精義。

國父嘗言：「主義是一種思想，一種信仰，一種力量。」又謂：「主義是先由思想再到信仰，次由信仰生出力量。」近代中國智識份子，因大都不信自己有文化有思想，以致喪失其信仰，消解其力量。而國父却始終如一，將思想與信仰，信仰與行動融爲一體，以革命理論與實踐，力證國人由思想信仰力量之合一，即可使國民革命畢其功於一役。

國父主張以民族主義打破國際間之不平，其方法乃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其步驟則一是求中國之自由平等，二是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三是援助各弱小民族共謀自由平等。此即對各民族的一視同仁，而分別其先後緩急，不流于狹隘之國家主義，亦不流于躐等之世界主義。國父又主張以民權主義打破政治上之不平，其方法是權能區分，使人民有權，政府有能，以政府五種治權爲發動「能」之機器，以人民四種政權爲駕馭機器之掣手。其步驟劃分：軍政時期掃除反民國反民

權之障礙；訓政時期訓練人民使用政權之能力，同時實現地方自治爲建國之礎石，然後實行憲政。此皆針對國情以循序漸進，不務憲政虛名而求憲政之實。國父主張以民生主義打破經濟上之不平，其方法爲「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以防土地與資本之集中壟斷，並將一切實業及富源，因宜制當地分配于個人（私有）、地方（公有）、國家（國有），使公經濟與私經濟適切配合。其實行步驟，具見於「國父所手訂之「建國大綱」，「地方自治開始實行法」，及「國營實業計劃」。

國父之實業計劃不僅著眼于中國本身之富強康樂，而且以其地下之無盡礦藏，不致成爲列強政治經濟侵略之俎上肉，故其開發實業之理想，乃着重于打破列強在華之勢力範圍，使「關於中國問題之世界禍根可以永遠消滅，而世界人類生活之需要亦可得一絕大之供給資源。」藉以「銷兵氣爲日月之光，化兇厲爲禎祥之域。」國父眼光之深遠，自屬舉世之巨人。綜觀國父思想體大思精，經分縷合，精神貫串，對症施藥，又以禮運大同篇之理想社會爲依歸。誠爲建國之寶典。國父遺教之未能見諸事實，非坐於主義本身之無實現可能，實坐於繼起之革命黨人，未能把握大經大本以據理造勢，蓋徒法不能以自行，我輩亟應猛省而實踐，建設臺灣，光復大陸，實以賴之。

國父嘗勸人「當立志做大事，不立志做大官。」國父一生的志行即係如此。當其被選爲總統時，他只以「國民公僕」之意義自勉勉人，言動食息一如平日，初不知有總統地位之尊。（聞曾單身便服赴參議院開會被關者拒不許入門。）當其讓位于袁世凱時，旋即受命爲路政督辦，致力於全國鐵路設計，北遊濟南，山海關，張家口，以西達太原，實地勘察，曾不恥居人下，或以不在上位即放棄其建國之責。觀其對全國鐵路規劃之精詳，即可見其用心之貞純。觀其「益信中國當成爲統一獨立與興盛之國家，確係將來必然之事實」。即可見其寄深望于袁氏之能盡忠民國。倘使袁氏不心懷異志，使國父得依計劃實施，則國父所謂在「十年之內，敷設二十萬里之鐵路，乃爲完全可能之事」。實非徒託空言。

國父平生所志者爲「以建民國以進大同」這一件大事。爲要達成這一件大事，他是儘可能爭取和平建國的環境，並一本「天下爲公」之旨，天下事與天下人共之。所以只要袁氏宣誓「盡忠民國」，他就讓位。只要共黨宣誓爲「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他就容許參加。而他所始終堅持者，則是「凡忠于民國者，皆引爲友，凡背叛民國者，皆引爲敵」，一點都不含糊。所以袁氏毀法，他就號召護法，袁氏竊位，他就下令討伐。他的容讓是爲民國而容讓，他的認真是爲民國而認真。凡義所當行，毫不猶豫。如果他看到中共背叛中華民國並摧殘中國的歷史文化，他必將同樣的不問自己有多少實力，而毅然下令討伐。

國父心目中的中華民族，是渾然一整體，不可或分。故其對歷史文化是承繼中國的正統思想，恢復固有的道德智能，來發揚光大。對國家行政是反對聯省自治派之變相割據，亦不自安于南北對峙之局。所以他一面深戒國人「完全倣效歐美」，「追逐於人已然之末軌之終無成」；一面痛心於革命後有破壞無建設，戰禍頻仍，民困益深，與革命的初衷大相違悖。於是不惜抱病北上和北洋政府的官僚軍閥商討國是，求能使中國早日走上和平建國的路上，以解人民於倒懸。此其「視民如傷」，「是予之辜」的襟懷，與夫「不以一己之利爲利，而（求）使天下受其利；不以自己之害爲害，而（求）使天下釋其害」（黃梨洲語）的篤實踐履，皆爲中華文化所特有者。

國父自言「其所持主義，有因襲吾國固有之思想者，有規撫歐洲之學說事蹟者，有吾所獨見而創獲者。」依照筆者之看法，國父所用以因襲規撫中外政教及現代科學方法之優長，加以統一化成爲更高綜合的獨創體系，此種多方融攝匯通的精神，實亦從中華文化的精神中孕育出來。亦即前面所說的全面兼顧，允執厥中。（執中就是擇其最宜。例如以「聯合平等待我之民族」爲外交原則，就是執中，一面倒則是執一。）

近人每非薄張之洞的「中體西用」。吾人不知張氏之所謂「體」與「用」的內涵是什麼，亦不知批評者所謂體與用是什麼，無可置論。但吾人可以說 國父此一獨創的思想系統與建國方案，却正是兼善與適而又最圓融無礙的「中體西用」。以中國「平天下」之仁體爲體，不分種族階級，皆在自由平等之基礎上與互助互惠的原則上，以共謀和平相處，並讓各種不同的學術文化「道並行而不相悖」地自由交流化合，以爲大同世界鋪路；同時學習西方的科學智識與技能，去開發自然寶藏，以利用厚生，使人在民生主義的計劃經濟上獲得生活資料的均足，此正爲人類企求和平安樂所必由之唯一大道。而此平天下之仁體——「平章百姓協和萬邦」的王道思想——却正爲西方文化（學說事蹟）中之所無者。

就個人所知之中外歷史上的偉大人物，求能兼具大仁大智大勇于一身者，實不多觀。吾人試問：有能終身爲一個正大理想而「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乎？有能百經挫折「幾爲舉世所棄」，而坦然安之毅然行之者乎？有能用自己一生之所行來實證其一生之所言者乎？有能手書「大道之行天下爲公」而俯仰無愧作者乎？有能以匹夫之身開創前所未有之局而不爲身家謀者乎？有能在千百年同迷之局而中道獨立，爲救國救世開出一條坦蕩平易之大路者乎？以上數者，實非一人所易兼也。後人固可以言 國父之所未言，行 國父之所未行，而各有其超越卓越之處，然苟不能承擔民族文化之精神，而又躬求直接實現于國家社會，使廣大人

群之物質生活社會生活精神生活，各得有所安頓暢遂而發皇，則泰山雖高，終不及平地大也。以一人一生之時間精力，如果志國父之所志，行國父之所行，躬歷國父之所遭遇，則在任何方面之可能成就，亦未易有過于國父者也。故若吾人不以一時之成敗論人，不因成見而對古今人有所軒輊，實可謂國父，今之聖人也。與中國先聖「百慮而一致，殊途而同歸」者也。無論為中國前途著想或為世界和平著想，吾人其將以國父思想來承繼周孔之思想耶？抑將以毛澤東思想去承繼史列之思想耶？痛定思痛，國人當知所自擇矣！

恭讀國父遺教，若謂：「中國革命有一最可怕的敵人，他們不但不逃避革命，反而乘機加入本黨來破壞革命。」此已在北伐以後見諸事實。又云：「如果不實行我的民生主義，二三十年後，中國就不免再來一次社會革命大流血。」此已見諸今日之中國大陸。是皆理有固然，勢有必至，故國父得有此種先見和預知。在「支那現勢地圖跋」一短文中，國父指出：「中國輿圖，以俄人所繪者為最精審。蓋俄早具蕭何之智，久已視此中華土地為彼囊中之物矣。」

國父思想，淵源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歷聖相傳之道統，而其全人格，則又以仁愛為基本，故所憂者無非國家，所慮者無非民主。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諸聖賢代代相傳下來的大道傳統，常被邪惡的言論欺騙的叛徒所毀損傷害，及到今日，共匪在大陸造成的禍亂，罪大惡極；我們中華民族很不幸，竟遭遇這空前絕後的災劫！又我們五千年以來，相傳優秀的文化，幾乎接近毀滅而中途告絕，幸好國父誕生，就有了三民主義的發明，這大道的正統文化，又一次聚集其充實內容，光輝燦爛博大，博大融化到最高優美的境界，稱它是聖的大成。

這不僅使我們中華民族，由漫長的黑夜中，再顯曙光又回到黎明，也使人類踏上平坦的道路，共同走上三民主義的新時代。我中華文化的基礎，一是人倫道德的原理，所以說：孝順父母，恭敬兄長，這不就是仁愛的基本嗎？這人倫道德的原理，在開始，本來每個人要孝順父母，愛護兒女，以後並且還要使年老的人有安靜終老的地方，年壯力強的人，有適合的地方做事，年紀幼小的人，都有教養成長的地方，鰥夫寡婦，無兒女的老人，無父母的孤兒以及殘廢與疾病的人，都有安定生活和療養的地方。

二是民為主：所以說人民為貴，又說：人民是國家的基本，基本穩固，國家就可安寧，所以聖人對國內政事，就該選舉賢德和才能的人，而人民相處，要講究信任，修養和睦，對國際間，就要替絕滅的民族使他們恢復起來，幫助滅亡的國家復興，並替他們平定禍亂，扶持他們的危難，且在世界上，不論遠近和國的大小，都是一樣的幫助，所以說：大道的推行時，天下是公衆的

。 三是科學：這就是真善美的德行，利用各種工作的功效，以提高國民的生活，因此孔子認爲政治上急先應做的事，就是使國民富足並且延長壽命，而達到富足長壽的方法，就是使國民平均分享財富，國民沒有不平的現象，就和樂相處，不會相爭了。說到他的最高理想，就是貨物不要丟棄廢損，也不要積藏只顧自己的使用，自己的能力，不要不使用，也不要只爲了自己。養育萬千事物，不要以自己爲主。

國父發明三民主義，以繼承我中華民族之大道傳統爲己任，就使我五千年民族文化歷久而更新，因我們中華文化的精華，融會貫通在三民主義之中，所以 國父說：「有道德才有國家，有道德才有世界」。這就是我民族倫理道德等，一切都是以個人修養作根本的常法，又說：「凡事皆要憑科學道理，才可以解決，才可以達到圓滿的目的」，這就是「建設第一要端：就是人民的生活。」

又人民生活，每日必需要而不可缺少的，沒有超出於吃飯、穿衣、居住、行走、教育、娛樂六項。所以 國父特別拿這六項用科學化的方法來建設，作爲人民富足並延長壽命的根本。並且拿來說中華文化盡量發展個人的特性的意義，不就是倫理和道德嗎？拿來盡量發展人的特性的意義，不就是民主和自由嗎？拿來盡量利用萬物的本能的特性的意義，不就是科學和建設嗎？所以倫理、民主、科學，就是三民主義思想的根本，也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基礎。 國父建國的方法，就是拿倫理作個人誠意、正心、修身、齊家作基本，拿民主替國家謀福利，替世界謀求改善的原則，拿科學作善的德性，利用各種工作功效來提高國民的生活，所以三民主義的思想，就是天地萬千事物，都拿仁作中心，就是所說發揮人和物的特能，集合一體，使國內外都適合時代的要求。

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化，經過五千年的大業更加光輝，大道更加興盛，不獨沒有人能夠動搖摧殘，並且越經過動搖摧殘，越看到它堅強煥發，越可見到它偉大悠久！所以 國父三民主義的思想，不獨是中華民族文化的總匯，而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就更 是中華民族文化的有力保衛者。



總統講詞

我國教育宗旨，係根據三民主義，以充實人民生活，扶植社會生存，發展國民生計，延續民族生命使之發揚光大為目的，而三民主義的本質，為倫理、民主與科學。我們應該循倫理、民主與科學的指標，來教育國民，改造社會，以發揚三民主義文化的光輝，奠定復興建國堅實的基础。尤須認識民主與科學的教育，乃植根於民族倫理教育，着重生活教育、體育教育、與人格教育，強調教與管之合一，學與用之合一，德智體群之合一，務使各級教育，皆能一方面足以切合國家的需要，一方面足以導引國民思想、生活、行動的合理化、科學化和現代化。

節錄自五十九年八月二十三日對第五次全國教育會議書面致詞

恭錄 總統手著

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

國民體育

要推行國民體育，最重要的是體育館和體育場的普遍設立，國民運動會的經常舉行，團體旅行，野外露營的計劃和組織，也要普遍推行。

今日國民體育，只是運動場上的球類與體育等各種競賽，這是不夠的。我們更提倡山林川原上的各種運動和技術，最重

要的是下列幾種：

(子) 射擊：射擊是國民軍事訓練上重要的技術，也是國民身心修養上的重要活動。無論古代的弓箭或是現代的鎗彈，要命中目標，必先求自己保持正確的姿態，和堅定的心境。古人說：「射者必正其身」。這種修養到今日仍然是有其重大的意義。

(丑) 駕駛：駕駛在國民軍訓上是重要的項目，而在國民體育和社會秩序上亦有重要的意義。所以古代對於駕駛術是與射擊並重的。我們要做現代國家的國民，對於現代交通技術便不能沒有正確的知識和能力。特別是航空知識，應該普及於國民，纔能使我們國家立足於今日這航空時代的世界。

(寅) 操舟、游泳、滑冰與滑雪：中國是大陸國家，西北部國民對於海洋的知識是很少的。東南部的國民對於高原和沙漠的生活也沒有認識。我們反攻大陸，光復河山之後，要特別倡導旅行和探險，要使西北各省的國民志在海洋，也要使東南各省的國民志在邊疆。操舟游泳和滑冰滑雪等技術，便顯然成爲國民體育上重要的項目。

(卯) 國術：中國的拳擊不僅是角鬪的方法，更有其體育的意義。拳擊的最高境界是心平氣和，意到力到。這種修養是外國拳技所不能企及的。我們叫他做「國術」，就是着重其對於國民身心健康的貢獻。所以今後的教育計劃要把國術當做國民體育上一個重要部門來普遍提倡，切實推行。

(辰) 舞蹈：我們古代的禮樂，有儀式，有音樂，有詩歌，還有舞蹈。吉凶軍賀嘉禮，各有其儀式和音樂，也都有其詩歌和舞蹈。舞蹈在個人是發揮其內心的情感，表現其合群的天性。在群眾是鍛鍊其集體的意志，養成其合作的精神。後來詩歌與音樂分離，舞蹈也就與詩歌和音樂脫節，乃至於一般國民不習舞蹈，只有戲劇裏面有其歌舞，成爲變伶的專業了。古人說：「禮夾求之於野」，我們中國邊疆以及各地，許多宗族都有優美的舞蹈。我們應該研究，應該發展，應該作爲國民教育中一個主要的科目來普及一般社會。只要我們的教育家和藝術家肯共同研究，拿他醜惡卑劣的「扭秧歌」來破壞國民的美感和倫理觀，達成他毀滅中國民族文化的目的，必能認識舞蹈的重大意義，努力改進，普遍推行了。